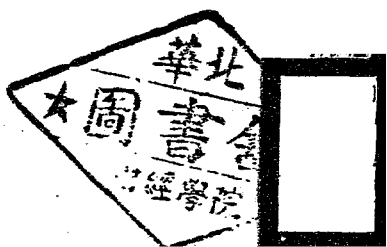


# 歷史的偽造者



7484  
432  
3

# 歷史的偽造者

蘇聯情報局所發表的歷史紀錄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 編印  
一九四八年三月 南京



3 1764 1466 6

# 歷史的偽造者

(歷史紀錄)

一月底，美國國務院與英、法外交部合作，發表了從希特勒匪幫外交官員的日記上所蒐集起來的報告書與各種記錄的集子，冠以神祕的標題「納粹—蘇聯關係，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從這個集子的序言中可以顯然看出來，遠在一九四六年夏季，美、英、法三國政府已同意發表英美軍事當局在德國所竊獲的德國外交部從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的檔案。關於此事，值得注意的是已發表的集子僅包括有關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這一時期的材料，而有關以前年份的，特別是有關慕尼黑黑協定時期的材料，却並未被國務院收入集子，因此，在世界輿論之前被掩飾了。這種作爲，自然不是偶然的，而是追求着一種與客觀和公正處理歷史事實無關的目的。

爲了要在世界輿論之前辯護片面發表這種并且證實而且武斷地選出的希特勒匪幫官員所作的記錄起見，英美報紙捏造了解釋，據稱：「蘇聯抵絕西方強國所作共同公佈納粹外交部經過的建議。」

英美方面的這種聲明，是與事實不符的。



實情是這樣的：因爲外國報紙上刊載消息，大意說英國已經着手準備公佈在德國所竊獲的文件，蘇聯政府便向英國政府建議，堅持蘇聯專家參與共同研究英美軍隊所竊獲的德國文件。蘇聯政府認爲：沒有得到共同的同意，這文件是不能公佈的，同時，公佈未經慎重而客觀的證明的文件，它不能負責，因爲若沒有遵守這些基本的條件，上述材料的公佈祇有破壞反希特勒聯盟各盟員國之間的關係。然而，英國外交部拒絕了蘇聯的建議，其理由是：蘇聯政府過早地提出了交換被竊的德國文件副本的問題。

這也是衆所週知的，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德境管制委員會政治指導部的美國代表團，曾經提出它關於處理德國檔案和文件的指導原則草案。這個草案規定爲整個德國制訂一律的手續，來搜集并保藏檔案，并且規定聯合國各會員國的代表有權參閱這些檔案。它也規定了可以抄錄這些文件，並且公佈這些抄錄的副本。這個提案曾在政治指導部的四次會議上加以檢討，但是，因爲英美代表的要求，進一步的檢討被延擱了，他們的託辭是沒有得到訓令，後來，在美國代表聲明美國政府在準備新的提案，并且請求已提出的草案應認爲無效以後，這個問題便從政治指導部的議程上撤消了。

因此，關於蘇聯政府拒絕參加準備公佈德國檔案材料一節的武斷之詞，乃是虛妄的。

同時，上述的集子一發表，於是對蘇德於一九三九年所訂的不侵犯條約一事，在美國和依附美國的各國中，便像在一枝魔杖的指揮之下一樣，展開了一種肆無忌憚的造謠與誹謗的

運動，并且硬說這個條約是針對西方強國的。

因此，在美國公佈關於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期間蘇德關係的文件的集子的真正目的，無論如何就不會有什麼疑問了。這樣的公佈，並不是爲的客觀地闡明歷史，而是爲的曲解事實，捏造關於蘇聯的謠言，誹謗它，破壞蘇聯作爲一個反對侵略和反民主勢力的真正民主和勇壯的戰士的國際威信。這一種奸詐的態度，是與英美國家統治階級所特有的關於盟國間關係之性質的觀點相融合的，而這種觀點的本質，便是奉行一種利用一切方法，直到誹謗，來削弱它的盟邦，爲着它一己狹隘的利益來利用這個盟邦，並且犧牲盟邦來加強自己的地位的政策，以代替盟國間真誠的關係，以代替互信與互助。

此外，我們也不應該忽視美國統治階級所作的努力。他們正在利用對蘇聯的誹謗運動，來破壞他們本國那些主張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的進步份子的威信。美國打擊進步份子，其目的無疑地是爲着將於一九四八年秋季舉行的總統競選而破壞他們的威信。

這個集子充滿着希特勒的外交官員在德國外交部核心所設計的文件。單是這個事實，就足以警告人不要誤用並且公佈這個文件，這些文件是片面的而且具有傾向的。是從希特勒政府的觀點來敘述事實的，而且是把事實說成與希特勒匪幫有利的。正是爲着這個緣故，蘇聯政府才反對不經初步的、澈底的而且共同的鑑定，而片面地公佈鹵獲的德國文件。甚至法國政府的法國新聞社也不得不承認：三國政府不通知蘇聯而公佈這些材料的手續，「是不大符

「合正常的外交程序的」。

然而，英國政府不同意這一點。英、美、法三國政府已經片面地公佈了德國的文件，毫不猶疑地竄改歷史，企圖誹謗在反希特勒侵略的鬥爭中首當其衝的蘇聯。

這些政府這樣的做法，就要對這種片面行動的後果負完全的責任。

鑒於這一點，蘇聯政府方面便覺得有權公佈落在蘇聯政府手中的，而英、美、法三國政府隱瞞着輿論界的有關希特勒德國與英、美、法三國政府之關係的祕密文件。它們隱藏着這些文件，它們不願公佈這些文件。但是，我們認為：一切既已發生了，那末，這些文件就必須予以公佈，這樣，歷史的真實可以重新建立起來。

蘇聯政府擁有重要的文件，這些文件是蘇軍擊潰希特勒德國時所鹵獲的。公佈這些文件，將有助於敘明德國的侵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際上是如何準備和發展的實情。

蘇聯部長會議所轄蘇聯情報局現在所發表的歷史紀錄「歷史的偽造者」，也是爲着這個目的。有關這個問題的祕密文件，不久即將公佈。

## (一) 德國侵略的準備是如何開始的

美國的騙子和他們英國及法國的同夥，企圖造成一種印象，以爲發展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侵略的準備。是於一九三九年秋季開始的。然而，如今除了絕對天真的人願意信任

何發動聽聞的捏造之外，誰會墮入這個圈套？誰不知道，德國是在希特勒一上台之後就開始準備戰爭的？而且，誰不知道，希特勒政權是由德國獨佔資本家們得到英、法、美統治陣營的完全同意而建立起來的？

爲着準備戰爭并且供給自己最現代化的軍備，德國不得不恢復并且發展它的重工業，首先是魯爾區的冶金和戰爭工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失敗以後，當時在凡爾賽和約的約束之下的德國，靠他自己的力量，在短期內是不能這麼做的。德國帝國主義在這方面得到美國有力的幫助。

誰不知道，凡爾賽和會以後的期間，與政府完全協調行事的美國銀行和托辣斯會在德國的經濟方面投資，并且給予德國信用貸款，數達十億美元，這些錢都用於重建并發展德國戰爭潛力。

衆所周知，德國在凡爾賽和會以後期間的特點，是一系列針對着重建德國的重工業，尤其是德國戰爭潛力的措施。

在這方面具有極大重要性的，是所謂道威斯德國賠償計劃，美國和英國就利用這個計劃，預備使德國的工業依附美國和英國的獨佔資本家。道威斯的計劃爲外國資本，主要是美國資本，湧入并滲透進德國的工業，清除了道路。

由於這樣的結果，因爲不斷以生產機器重新裝備的過程而造成德國的經濟的勃興，早於

一九二五年就已經開始了。同時，德國的輸出急劇地增加，到一九二七年的時候，已經達到一九一三年的水準，而在工業製造品方面，甚至超過那個水準百分之十二（以一九一三年價格計）。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這六年當中，外國資本湧入德國，長期投資方面總數達一百一一百五十餘億德國馬克，短期投資方面達六十億德國馬克。根據某些方面的材料，資本投資的數量是很高的。這就造成了德國的經濟，尤其是戰爭潛力巨大的增長。在這一方面起主要作用的，乃是美國的資本投資，它的總數不下於全部長期貸款的百分之七十。

由杜謗、摩根、洛基斐勒、拉蒙特等家族所領導的美國獨佔資本家，在資助德國重工業和建立并擴大美國和德國工業之間過度密切關係方面所起的作用，是衆所週知的。美國主要的獨佔資本家，原來與德國的重工業、戰爭工業、各公司和銀行有着最密切的關係。美國著名的杜謗化學公司，通用汽車托辣斯最大股東之一的英國帝國化學托辣斯（卜內門公司），與德國的伊格法賓化學公司保持着密切的工業上的關係，它們曾於一九二六年和它簽訂過瓜分世界火藥市場的卡特爾協定。在戰前，費城（美國）「魯姆和哈斯」公司董事長，乃是達姆斯塔德特（德國）同一公司的首腦的夥友。巧得很，這個公司的前董事魯道爾夫·穆勒，在「雙佔領區」中甚爲活躍，並且在基督教民主聯盟的領袖之間起着重要的作用。德國資本家許密茲，伊格法賓公司總裁，「德意志銀行」的董事，於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九年期間會控制着一家美國的公司「通用顏料公司」。慕尼黑會議（一九三八年）以後，美國的「美孚石



油』托辣斯會與伊格法賓簽訂一項合同，根據此項合同，後者可以分得美國飛機汽油生產的利潤，而在它這方面，則自願停止自德國輸出綜合性汽油，這種汽油，德國正在生產，並且貯藏着以備戰爭之需。

這樣的關係並不單是美國資本主義獨佔資本家所特有的。例如，在戰爭的前夕，英國工業聯合會就會與德國的帝國工業集團之間存在着不僅具有商務的重要性，而且具有軍事重要性的極端密切的經濟關係。一九三九年，這兩個獨佔企業的代表會在杜塞爾多夫發表了一項聯合聲明，其中一部份稱：此項協定的目的，是在「獲致該兩國工業制度間最可能的合作」。而這是發生在希特勒德國吞滅捷克的時候！難怪倫敦的「經濟學者」雜誌關於這件事情寫道：「在杜塞爾多夫的空氣中，難道就沒有一些東西，使一些有理智的人失掉了他們的理性嗎？」（註一）

著名的許羅德銀行，提供了一個美德以及英國資本密切混合的典型例子，德國的鋼鉄托辣斯「聯合鋼鉄廠」就在這個銀行裏起着主要的作用，而這個托辣斯是由史丁納斯，蒂森和其他魯爾工業的巨頭組織起來的，並且在紐約和倫敦設有辦事處。代表許羅德在倫敦，科倫和漢堡的利益的「伊·格·許羅德銀行」的經理亞爾·杜勒斯，在這個銀行的事務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現為馬歇爾先生首席顧問，並與洛基斐勒的世界石油托辣斯美孚石油公司以

（註一）高爾溫·D·愛德華：「國際卡特爾的經濟與政治的面貌」，一九四四年。

及與在德國工業中有大量投資的美國最大的銀行，大通銀行，有着密切關係的杜勒斯所主持的沙利文和克倫威爾法律事務所，則在許羅德銀行紐約辦事處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李恰德·薇蘇萊在他一九四七年於紐約出版的一本書中強調指出這一事實，即：在凡爾賽和會以後的期間，德國的通貨膨脹剛被遏止，而德國馬克剛剛穩固的時候，外國的貸款馬上就如潮一樣地湧進德國。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〇年之間，德國的外債增加了三百億德國馬克以上。

得到外國的，主要是美國資本的援助，德國的工業，尤其是聯合鋼廠（德國公司）被廣泛地重建起來，並且加以現代化。有一些貸款是直接借予在再武裝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公司。（註二）

在那一時期，現任國防部長福萊斯特曾當過好幾年經理的紐約最大銀行之一，狄隆·里德公司，曾與英—德—美的許羅德銀行一道，在資助德國的鋼鐵托辣斯，聯合鋼廠方面，起過主要的作用。（註三）

（註二）Richard Sasuly, 『伊格法資』，一九四七年紐約 Boni and Gaerl 版，頁八〇。

（註三）股票交易所年鑑，倫敦版，一九二五年；美國名人錄；美國金融界名人錄；

Moody 編公司年鑑，Poor 編公司年鑑，一九二四年—一九三九年。

滋肥德國重工業，尤其是戰爭工業的，乃是美國金元的這種甘霖。重建起德國的戰爭潛力，并把侵略所需用的武器放到希特勒政權手中去的，正是海外獨佔資本家投入希特勒德國戰爭經濟中的幾十億美元。

倚靠着主要來自美國獨佔資本家的財政援助，德國在短期內重建了強大的戰爭工業，這些工業能够生產大量頭等的軍備，成千成萬的坦克，飛機，大砲，以及最新式的海軍船艦，和其他各種武器。

歷史的偽造者想忘掉所有這些，因為他們想逃避因他們的政策而負的責任，這種政策是以武器供給德國侵略，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并且引向史無前例的戰爭災難，這個災難使千千萬萬的人類變成了犧牲。

因此，一定不能忘記，德國侵略之第一個先決條件，乃是由德國重工業和戰爭工業之復興和現代化所提供的，而這個，祇是因為美國統治階級所給予的直接的而且廣泛的財政援助才成爲可能的。

然而，這還不是全部。

幫助發動希特勒侵略另一個具有決定性的因素，乃是波蘭與法國統治人士所實行的政策。這個政策被稱爲「滿足」希特勒德國的政策，取消集體安全的政策。現在每一個人都應該明白，引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是英美統治人士表現在他們放棄集體安全，表現在他們拒

絕抵抗德國侵略，表現在他們默許希特勒德國的侵略要求等方面的這種政策。

我們現在將回過來看一看事實。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一上台以後，通過英法兩國政府的努力，四強——英、德、法、義、便在羅馬簽訂了『協調互助公約』。這個公約表明：英法兩國政府已經與德義法西斯蒂取得妥協，而德義法西斯蒂甚至在那時候並未隱瞞它們的侵略企圖。同時，這個與法西斯所簽訂的公約，也表示放棄加強愛好和平國家反對侵略國的聯合陣綫的政策。在參加裁軍會議的諸強國的背後與德義取得妥協，英國與法國給予各國和平與安全的事業一大打擊，裁軍會議當時正在開會，並且正在討論蘇聯所提出的關於簽訂互不侵犯公約和關於侵略者之定義的公約的提案。

不久之後，在一九三四年，英法又幫助希特勒利用它們的盟邦——由貴族統治着的波蘭——對蘇聯所採取的敵視態度，結果，德波之間便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這就構成了德國侵略準備的一個重要的階段。希特勒需要這樣的公約，以便瓦解集體安全擁護者的隊伍，並且用這個例子表明：歐洲所需要的並不是集體安全，而是雙邊協定。這就使得德國侵略者可以自己決定跟誰簽訂協定，在什麼地方簽訂，向誰進攻，並且在什麼時候進攻。毫無疑問，德波公約乃是集體安全這座大廈的第一個嚴重的裂痕。

希特勒逐漸大胆起來，而且公開地採取一連串的步骤，來重建德國的武裝力量，而並未

遭遇英法統治者方面任何的反對。相反，不久之後，一九三五年，英德在倫敦簽訂了海軍協定，里賓特洛甫爲此特地來到倫敦。根據這個協定，英國同意重建德國的海軍，其軍力差不多與法國海軍的軍力相等。此外，希特勒又獲得建立潛水艇的權利，其總排水量等於英國潛艇隊的百分之四十五。在同一期間，希特勒德國也採取了片面的行動，其目的在取消凡爾賽條約所規定的對德國武裝力量之增長的其他一切限制。這些行動也沒有遭到英、法、美方面的反對。

法西斯侵略者的胃口一天一天地增大，而美、英、法鬮然予以默許。當時，德義那樣容易放手武裝干涉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當然不是偶然的。

祇有蘇聯一貫而且堅定地奉行純的和平政策，擁護作爲國聯會員國的阿比西尼亞平等與獨立的原則，以及西班牙合法共和政府可以接受民主國家的援助，來反對德義干涉軍的權利。

莫洛托夫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大會上對義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一事說道：

「蘇聯在國聯已經表明它在小國之一——阿比西尼亞——的事情方面，對於這一原則——各國政治獨立和民族平等原則——的信守不渝。蘇聯也利用它作爲國聯會員國的地位，使它的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政策付諸實現。」（註四）

（註四）V·M·莫洛托夫論文演說集，一九三五—一九三六，頁一七六。

莫洛托夫當時說：「義阿戰爭，表明世界戰爭的危機日益增長，而且在不斷地遍及全歐洲。」（註五）

當時，美國、法國、英國的政府在幹些什麼呢，而法西斯強盜就在他們的眼前愈益橫暴地對待它們的犧牲者？它們甚至沒有抬一抬手，來制止德義侵略者，來保衛遭受蹂躪的各國的權利，來保持和平，並且阻止即將來到的世界大戰。

祇有蘇聯，用盡了一切可能的方法，來堵塞法西斯侵略者的道路。蘇聯以一個集體安全的發起人和擁護者的姿態挺身出來，遠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蘇聯出席裁軍常務委員會的代表，李維諾夫，就會提議過：委員會應通過關於侵略及侵略者之定義的宣言。在提議侵略者之定義的時候，蘇聯認為：爲着普遍安全的利益，並且爲着促成最大限度裁軍的協定，必須以最大可能的正確性來闡明「侵略」這個名詞，以便「杜絕爲侵略辯護的託辭」。然而，這個提案却被會議否決了，這個會議是在英法的指使之下，爲着德國侵略的利益而行事的。

每一個人都知道，蘇聯和它由李維諾夫所率領的出席國聯的代表團會進行過多麼持續而且長期的鬥爭，來維持并鞏固集體安全。在整個戰前時期，蘇聯代表團在國聯中都堅守集體安全的原則，差不多在國聯的每一次大會上，差不多在國聯的每一個委員會中，都大聲疾呼，保衛這個原則。可是誰都知道，蘇聯代表團的聲音，永遠是曠野中的呼聲。全世界的人都

（註五）V. M. 莫洛托夫論文演說集，一九三五—一九三六，頁一七七。

熟悉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關於加強集體安全之措施的提案，那些根據蘇聯政府的訓令，於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提交國聯秘書長亞芬諾爾先生，並且請求國聯必須予以討論的提案。可是，大家也知道，這些提案都被埋在國聯的檔案中，而且對於它們並未採取任何行動。

操縱國聯的英國和法國，當時顯然不肯集體抵抗德國的侵略。它們拒絕集體安全，因為這阻礙了它們新近採取的『滿足』德國侵略的政策，向德國侵略讓步的政策。這種政策的結果，當然祇有助長了德國的侵略，但是，英法的統治人士認為：這并不危險，因為以西方的讓步來滿足希特勒的侵略之後，於是他們可以使這種侵略指向東方，並且利用它作為進攻蘇聯的工具。

斯大林在他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對蘇聯共產黨（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解釋希特勒侵略增長的理由，說道：

『主要的理由是：大多數非侵略國家，尤其是英國和法國，拒絕了集體安全的政策，集體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而且採取了不干涉的立場，中立的立場。』（註六）

爲着混淆讀者的視聽，同時爲着誹謗蘇聯政府，美國記者尼爾·史丹福，硬說蘇聯政府反對集體安全，並且硬說：李維諾夫被免去外交人民委員部長的職務而代之以莫洛托夫，就

（註六）J. V. 斯大林：向蘇聯共產黨（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所作的關於中央委員

會工作的報告。

因爲他曾經奉行鞏固集體安全的政策。我們真是難以想像比這虛妄的武斷之詞更爲愚蠢的事了。李維諾夫顯然沒有奉行過任何屬於他自己的政策，祇是實行着蘇聯政府的政策而已。在另一方面，每一個人都知道，在整個戰前時期，蘇聯政府及其代表，包括李維諾夫在內，曾經爲集體安全發動過怎樣的鬥爭。

至於任命莫洛托夫爲外交人民委員部長一節，當法西斯侵略者正在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當英法由美國支持，公開教唆侵略者並且慫恿他們發動反蘇戰爭的時候，在這種複雜的局勢中，像外交人民委員部長這樣一種負責任的職務，必須由一位比李維諾夫更有經驗，在國內更有聲望的政治領袖來担任，這是十分明白的。

西方強國拒絕集體安全并不是偶然的。國際事務中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就在那個時期發展起來。其一是爲和平，爲組織集體安全，並爲以各愛好和平國家的共同努力來抵抗侵略而鬥爭的路線。這乃是蘇聯所追求的路線，一貫而且勇壯地保衛一切大小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另一條路線，乃是拒絕組織集體安全，拒絕反對侵略的路線。這不可避免地鼓勵了法西斯國家，來加強它們侵略的活動，因而幫助了發動新戰爭。

從所有這些事可以看出來，歷史的真實是：希特勒的侵略之成爲可能，首先是因爲美國幫助德國人在短期內建立德國侵略的經濟基礎，因而以武器供給這個侵略，其次是因爲英法的統治人士拒絕集體安全，瓦解了愛好和平國家的隊伍，分裂了這些國家反對侵略的聯合陣



線，爲德國侵略鋪設了道路，而且幫助了希特勒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如果美國不會資助希特勒德國的重工業，而英法也不會拒絕集體安全，相反，却與蘇聯組織了對德國侵略的集體抵抗，情形又將如何呢？

其結果一定是希特勒的侵略將缺乏軍備，希特勒的吞併策政就一定被集體安全制度所鉗制，希特勒匪幫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成功的機會一定減少至最小限度。如果希特勒匪幫不顧不利的條件，依然冒險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它們一定在戰爭的第一年就被打垮。

不幸得很，因爲美、英、法三國在整個戰後時期中所奉行的毀滅性的政策，這都沒有發生。

縱容希特勒匪幫以某種程度的成功發動了延續將近六年并且喪失了千萬人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是他們。

## 策

### (二)不是對德國侵略鬥爭，而是孤立蘇聯的政

後來的發展已經更清楚地表明：憑着他們對於在一九三六年組織了所謂「柏林羅馬軸心」軍事政治集團的法西斯國家的讓步和默許，英法統治人士祇是鼓勵並刺激德國走向侵略。

英法放棄集體安全的政策，採取所謂不干涉的立場，這種立場斯大林曾加以形容：

「……不干涉政策可以闡釋如下：「讓再一個國家隨自己的志願和按自己能力去防禦侵略者吧。這與我們無干，我們既要和侵略者講交易，也要與它們的犧牲者講交易。」而在事實上不干涉政策却是縱容侵略，展開戰爭——因而也就是把它變為世界戰爭。」（註七）

斯大林又指出：

「……那些主張不干涉政策者所開始的巨大而危險的政治把戲，結果是會使他們遭受嚴重失敗的。」（註八）

遠在一九三七年就已經十分明顯，希特勒得到英法直接的默許，正在孕育一次龐大的戰爭。

蘇軍於德國潰敗後所竊獲的德國外交部文件，顯示出當時英法政策的真義。這些文件表明：英法的政策，目的並不是在於團結愛好和平國家的力量以對侵略鬥爭，而是在於孤立蘇聯，幷指使希特勒的侵略轉向東方，針對蘇聯，幷且利用希特勒作為工具，以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註七）蘇聯共產黨（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速記報告，一九三九年，ONIN版，頁一三〇。

（註八）同上書，頁一四〇。

英法的統治者很知道希特勒外交政策的趨勢，希特勒把這種政策闡明如下：

「我們，國社黨人，自動地結束我國戰前的外交政策。我們從六百年前我們終止的地方開始，我們停止德國永遠向南歐和西歐的突進，并將我們的眼睛轉向東方的國家。我們與戰前的殖民和商業的政策最後斷絕關係，并且進入未來的領土政策，但是，當我們現在在歐洲說起新國土的時候，我們的心目中首先必須記住俄國，和在她統治下的毗鄰諸邦。命運本身似乎在指示我們的道路。」（註九）

直到最近，習慣上都認為慕尼黑黑陰謀政策的全部責任，應由英法的統治人士來担負，應由張伯倫和達拉第的政府來担負。美國政府着手公佈德國的檔案，而將有關慕尼黑黑陰謀的文件除外，這一事實表明：美國政府關心着給慕尼黑黑陰謀的英雄們洗刷，而把責任推給蘇聯。英法慕尼黑政策的本質，甚至在以前就够明顯的了。可是，現在在蘇聯政府手中的德國外交部檔案的文件，却提供很多新的材料，顯示出西方強國戰前外交的真義；它們表明：各國的命運是如何地被人擺佈，這些強國如何厚顏無恥地拿別國人民的領土講交易，他們如何地鼓勵希特勒的侵略，它們並且表明：有人努力把那個侵略轉向東方，針對着蘇聯。

例如，這就是記錄着希特勒與英國外長哈里法克斯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上薩爾茲堡當着德國外長牛頓特的面，舉行會談的德國的文件所雄辯地證明了的。

（註九）希特勒：『我的奮鬥』，慕尼黑版，頁七四二。

哈里法克斯說：

「他，（哈里法克斯勳爵）和英國政府中的其他人員，都完全地知道元首不僅在本國內已經有偉大成就，而且在摧毀了他本國的共產主義之後，他已經堵塞了共產主義通向西歐的道路，並且知道，德國因之就有資格被視為西方抵制布爾什維克的堡壘。」（註十）

哈里法克斯代表張伯倫總理說話，指出：如果德國和英國能够也與法國和義大利達成協議，即使困難的問題，也有解決的一切可能。

哈里法克斯說：

「不可以有一種印象，以為由於英德默契的結果，柏林——羅馬軸心，或是倫敦和巴黎之間的友好關係，就會受到損害。在英德默契準備了餘地之後，西歐四大強國（註十一）。必須共同為歐洲的持久和平建立基礎。在任何情形之下，四強之中任何一強，都不可列身於這種合作之外，否則，目前不安的局面就將沒有止境。」（註十二）

（註十）德國外交部檔案中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德國元首和總理與哈里法克

斯勳爵於上薩爾茲堡在德國外長面前的談話記錄。」

（註十一）指英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

（註十二）同註十『談話記錄』。

換句話說，哈里法克斯遠在一九三七年就會代表英國政府向希特勒提議，英國法國應該參加「柏林羅馬軸心」。

然而，希特勒發言答覆這個提案，大意說：這種四強協定，在他看來，如果具有善義和客氣的態度，似乎是非常容易辦到的。但是，假如德國不能被視為「一個不再具有凡爾賽條約的精神與物質的烙印的國家」，那末，這就比較困難了。

據記錄所載，哈里法克斯對於這一點答覆道：

「英國人乃是現實主義者，而且，也許比別人更爲相信：凡爾賽的錯誤必須加以糾正。英國過去一向具着這種現實感運用她的威信。他指出英國對於在預定時間之前

自萊因州撤退，解決賠償問題，以及再估領萊因州方面所起的作用。」（註十三）

從希特勒和哈里法克斯進一步談話的記錄中可以明瞭地看出來，英國政府是很中意希特勒的「取得」但澤，奧國，和捷克的計劃的。和希特勒討論過裁軍和國聯問題，並且指出需要作進一步討論之後，哈里法克斯說：

「所有其他的問題都可以說是和歐洲秩序的變化有關，這些變化遲早是可能發生的。但澤，奧國，和捷克都屬於這些問題，英國唯一關心的是：這些變化應該用和平的遞變來進行，這樣就可以避免可能造成元首或其他國家所不願的進一步的激變的

（註十三）同上引。

方法。』（註十四）

這個談話顯然不只是一種有時是政治上的必需所要求的對話，這乃是英國政府與希特勒就犧牲第三國家來滿足後者吞併的慾望一節密謀秘密協定。

關於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的西門大臣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在議會中的聲明，他說：英國對於奧國的獨立從來沒有作過特別的保證。這乃是故意作的謊言，因為凡爾賽條約和聖日耳曼條約已經作了這樣的保證。

同時，張伯倫總理說過：奧國不能指望國聯方面任何的保護。

「我們不可以試圖欺騙我們自己，我們尤其不可試圖欺騙弱小國家以爲它們可以由國聯保護來抵抗侵略，因爲我們知道，這樣的事情是不能指望的。」（註十五）

英國政策的設計人，就用這樣的方法鼓勵希特勒採取吞併的行動。

蘇軍在柏林所竊獲的檔案中，也有一份希特勒與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在里賓特洛甫的面前會談的紀錄（註十六）。漢德森從一開始就強調這次會談的機密性，暗示談話的內容須不讓法國人、比利時人、葡萄牙人和義大利人知道，祇告訴他們這次

（註十四）同上引。

（註十五）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泰晤士報』第八頁。

（註十六）德國外交部檔案中的『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德國元首與總理和英國大

使於柏林在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面前的談話記錄。』

會議是哈里法克斯和希特勒先前所進行的談判的繼續，而且有關英國與德國所關心的問題。

漢德森代表英國政府，在這次會談中強調指出：

「這並不是商務的談判，而是企圖為英德真正的誠摯的友誼建立基礎，以改善局勢為始，並以產生一種友好諒解的新精神為終。」（註十七）

漢德森并不反對希特勒的「聯合歐洲，摒除俄國」的要求，却喚起注意這個事實，即：當時已做了外長的哈里法克斯已經同意德國想在歐洲實行的領土變更，並且注意：「英國建議的目的，就是要參與這種合理的解決。」

據記錄所載，漢德森又說：當張伯倫

「不顧一切拆穿像集體安全等等這些國際名詞的時候，他表現了極大的勇氣。」

「……所以，」漢德森說：「英國宣佈她願意排除一切困難，並且詢問德國，

在她那方面，她是否願做同樣的事。」（註十八）

當里賓特洛甫插了進來，喚起漢德森注意這一事實，即：英國駐維也納公使曾「以戲劇式的口吻」就奧國的事件向巴本發表聲明的时候，漢德森連忙撇開他的同事的駁辯，並且說：「他本人（納維爾·漢德森）一向是表示贊成德奧合併的。」

（註十七）同上引。

（註十八）同上引。

這就是戰前英國外交的辭令。

就在這次談判之後，希特勒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奪佔了奧國，并未遭到英法方面的反對。當時，祇有蘇聯提出警告，並且一再地出來呼籲，對於遭受侵略威脅的各國的獨立，組織集體的保護。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蘇聯政府會向各國致送照會，它在照會中表示：『它願意』與其他國家在國聯之內或國聯之外進行討論實際的措施，『這種措施，』目的在制止進一步的侵略，並且消除已經增長起來的新的世界殘殺的危機。』（註十九）英國對蘇聯照會的答覆，證明英國政府不願制止這種希特勒侵略的計劃。

覆文說：開一個會

『來採取協議的行動以反對侵略，這是不必要的，因為英國政府對於歐洲和平的前途，已作有益的努力。』（註二十）

德國侵略和準備歐洲戰爭的另一個環節，乃是德國佔捷克。祇有得到英法直接的支持，希特勒才能採取這個在發動歐洲的戰爭方面最重要的步驟。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德國駐倫敦大使德克森向柏林報告說：在英國政府看來，

『它的政綱的最主要的條目之一，便是與德國取得妥協，』并且說：『這個政府對

（註十九）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消息報』。

（註二十）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英國外交部的照會。



於德國表示了任何可靠的英國政客團體所能表示的最大限度的諒解。』（註二十一）  
德克森寫道：「英國政府」已經愈過愈了解德國所提出的主要要求最基本的要點，即：使蘇聯不得決定歐洲的命運，同樣使它不得參加國聯，使它不得參加雙邊談判和雙邊條約。」

德克森也會向柏林報告，英國政府準備作極大的犧牲，「以迎合德國其它正當要求。」這樣看來，英國政府與希特勒之間，在外交政策計劃方面的確存有着長遠的協調，關於這件事，德克森已那樣明白地向柏林報告了。

用不着再令人回憶起那衆人皆知的與慕尼黑黑密謀直接有關的事實了。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九日，希特勒在貝茲伽登會晤特地乘飛機來此的張伯倫的四天之後，英法兩國政府的代表會要求捷克政府把捷克的主要住着蘇台德日耳曼人的地區讓與德國。他們認為，如果不答允這個要求，那就不可能保持和平，不可能保持捷克的重大利益。希特勒侵略的英法保護人，企圖用國際保證捷克新國界的諾言來掩飾他們的奸計，他們稱它「爲對於緩靖歐洲的一個貢獻。」（註二十二）

（註二十一）德國外交部檔案中的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甲種報告第二五八九號的

附錄：政治報告，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於倫敦。

（註二十二）關於捷克的通訊，一九三八年，倫敦，頁八一—九。

九月二十日，捷克政府對英法的建議提出答覆，它說：「接受這樣的建議，等於自動地使國家四分五裂。」

捷克政府喚起英法政府注意這個事實，即：「捷克的癱瘓，其結果將在所有中歐，南歐和東歐造成極大的政治變化。」

「中歐以及普遍歐洲勢力的均衡將被破壞，」捷克政府在覆文中說，「這將使所有其他各國，尤其是法國蒙受長遠的後果。」

捷克政府會同英法政府提出「最後呼籲」，要他們重新考慮它們的觀點，強調指出這不僅是爲着捷克的，而且也爲着它的友邦的利益，爲着「整個和平的事業和歐洲健全發展的事業」的利益。

英法的統治者仍不爲所動。

第二天，英國政府送給捷克政府一件覆文，暗示捷克必須撤回它對英法原來建議的覆文並且必須在造成一種局勢之前，「迅速而且慎重地權衡這種問題」，而這種局勢，英國政府是不能負責的。英國政府進一步強調指出，它覺得捷克的仲裁的建議現在不會被接受。英國的照會說，照英國政府看來，德國政府并不認爲這是一種可以用捷克政府所提議的仲裁的方式來解決的局勢。

英國的照會在結語中威脅地警告捷克政府，如果英國的忠告被拒絕了，捷克政府「可以

自由採取任何被認為適合以後可能發展的局勢的步驟。」

在希特勒，張伯倫，墨索里尼和達拉第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在慕尼黑所舉行的會議上，最後簽訂了一項可恥的密約，而這個密約是反和平陰謀之主要參加者事先就同意的。捷克的命運便在它的背後被決定了，捷克代表被邀請到慕尼黑來，祇是溫順地等待帝國主義者陰謀的結果。

英法的全部作為，令人毫不疑惑，英法政府對於捷克人民和捷克共和國的這種聞所未聞的陰謀行動，並不是這些國家政策中的一個偶然的插曲，而是它們以煽動希特勒對蘇聯侵略為目的的政策中極重要的一面。

慕尼黑陰謀的真義，就在當時已由斯大林加以揭露，他說：「捷克的土地被讓與德國，是作為對蘇聯發動戰爭的獎品的。」（註二十三）

當時英法統治人士一切政策的本質，已由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蘇聯共產黨（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揭發出來了。

「不干涉政策就是縱容侵略，展開戰爭——因而也就是把它變成世界戰爭。在不干涉政策中浸透着一種趨向，一種願望——就是不妨礙侵略者在幹自己的黑

（註二十三）蘇聯共產黨（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速記報告，一九三九年，ONEN版，頁一四。

暗勾當。譬如說，不妨擬日本糾纏於對華戰爭，更好是對蘇戰爭。譬如說，不妨礙德國陷落於歐洲事務和糾纏於蘇聯戰爭。讓一切參戰國都深深陷入戰爭深淵，暗中慫恿他們這樣幹，讓它們彼此削弱和互相疲竭，而然後，當他們已被充分削弱時，就帶着新鮮力量出台活動，當然是「爲着和平」而出台活動，並且爲那些已經陷於疲竭的參戰國來接受自己的條件。」（註二十四）

慕尼黑協定遭遇到各圖，包括美國，英國和法國在內，民主人士的憤慨和有利的譴責。

這些人士對於英法統治者慕尼黑陰謀的態度，可以從諸如塞育斯和堪氏的言論中看出來，他們在最近於美國出版的『巨大的陰謀，對蘇俄的祕密戰爭』一書中會就慕尼黑說過如下的話

『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英國和法國四國政府簽訂了慕尼黑條約——反蘇神聖同盟，這是世界反動派自一九三八年以來就已夢想的。這個條約使蘇俄沒有盟國，法蘇條約，歐洲集體安全的基石，成了廢物捷克的蘇台德區成爲納粹的一部分，東方門戶爲德國國防軍洞開了。』（註二十五）

在捷克悲劇的整個變遷中，一切強國之中，祇有蘇聯積極地擁護捷克的獨立和國家的主

（註二十四）同上引，頁十三。

（註二十五）塞育斯和堪氏：『巨大的陰謀，對蘇俄的祕密戰爭』，一九四六年，波士頓敘，頁三二四，三二五。

權。想在輿論而前爲它們自己辦解，英法假惺惺地說，它們不知道蘇聯是否會按照互助條約履行對捷克的諾言。但是，這是故意捏造的謊話，因爲，蘇聯府政會公開宣稱它願意按照互助條約的條款支持捷克抵禦德國，而那個條約也要求法國方面同時行動，以保衛捷克。然而，法國拒絕盡她的義務。

儘管這樣，蘇聯政府於慕尼黑黑密約的前夕還曾宣稱，它贊成召開國際會議，給予捷克以實際援助，並且採取實際的措施，以保障和平。

當捷克的被侵佔變爲既成事實，而各帝國主義國家相繼宣佈承認這個既成事實的時候，蘇聯政府，在它三月十八日的照會中，會指責希特勒德國藉英法的援助侵佔捷克乃是一種強暴和侵略的不法行動。蘇聯在那個照會中強調指出：德國憑她的行動已經造成并且增大了對普遍和平的威脅，『顛覆了中歐的政治穩定，增加了早在歐洲產生了的驚恐的空氣，并且傷害了各國的安全感。』（註二十六）

但是，把捷克交給德國并不是事情的終極。英法兩國政府彼此都急想首先與希特勒德國簽訂廣泛的政治協定。張伯倫與希特勒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慕尼黑簽署了英德宣言，這個宣言說：

『我們今天繼續會談，并且一致相信，英德關係對於兩國以及對於歐洲都具有無上

（註二十六）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消息報』。

重要性。我們認為，昨晚所簽字的協定和英德海軍協定，象徵着我兩國人民決不再發動彼此反對的戰爭的願望。我們決心用協商的方式考慮我們兩國所關心的其他問題，並且力求將來消滅一切造成不和的原因，以便利保障歐洲的和平。」（註二十七）

龐納與里賓特洛甫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簽署了法德宣言，與英德宣言相類似。這個宣言說：德法兩國政府一致認為，德法之間和平善鄰的邦交乃是鞏固歐洲關係和維持普遍和平的最重要的條件，並且，兩國政府願意盡力維持兩國之間這樣的邦交。宣言進一步力言：德法之間不再有任何領土性質的糾葛問題，而兩國之間當時的疆界，乃是不可變更的。這個宣言的結尾說：兩國政府決心不牽涉它們與第三國的特殊關係，在一切有關兩國的事務上保持聯繫，而且如果這些事務的發展以後會引起國際糾紛的時候，彼此要進行商討。

這就是法德關於互不侵犯的宣言。

在本質上，這些協定就意味着英國和法國已經和希特勒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

和希特勒德國所簽訂的這些協定，非常明顯地表明，想使它們的國家避免希特勒國家威

（註二十七）Deutsch-Englische Erklärung, München 30. Sept.

1938, Archiv für Ausenpolitik und Länderkunde,

April 1938—März 1939, s. 483.

魯的英法兩國政府，以爲慕尼黑協定以及類似的協定爲希特勒向東侵略，向蘇聯侵略洞開門戶。

「聯合歐洲·摒除俄國」的政治條件，就是這樣產生的。  
而它們所追求的便是完全孤立蘇聯。

### (三) 蘇聯的孤立、蘇德互不侵犯公約

侵佔了捷克以後，法西斯德國非常公開地，就在全世界人士的眼前進行她的戰爭準備。希特勒得到英法的鼓勵，不再客氣地偽裝着贊成和平解決歐洲的問題了。戰前時期最富戲劇性的日子已經來到。那時就已明顯，人類一天一天地被迫近那空前的戰爭災難了。

當時蘇聯的政策是什麼，英法的政策又是什麼？

美國的歷史偽造者避不答覆這個問題，祇是證明他們的良知是不清楚的。

事實是：在一九三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個生死關頭，在戰爭的門檻上，得到美國統治人士支持的英國和法國，仍是繼續執行他們先前的政策。這乃是一種挑撥性的鼓勵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政策，不僅用許多他們願意與蘇聯合作的漂亮的詞令偽裝着，而且也用某種簡單的外交策略偽裝着，其目的在把它們政策的真正性質嚇過全世界的輿論。

在這種策略之中，首先就是一九三九年英法決定與蘇聯舉行的談判。爲着欺瞞輿論界，英法的統治人士極力把這些談判說成是認真地想阻止希特勒的侵略進一步擴大。可是，參照後來的一切發展看起來，十分顯然，就英法方面來說，這些談判從一開始就不是別的，不過是它們欺詐手法的另一動作而已。

希特勒德國的領袖們也看得清楚，由英法政府進行的與蘇聯談判的意義，在他們看來當然不是一個祕密。例如，從蘇軍擊敗希特勒德國時所函獲的文件可以看出來，德國駐倫敦大使德克森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中寫道：

「此間流行一種印象，認爲（英國）最近數月來所形成的與其他國家的聯繫，祇是一種準備的工具，以便與德國真正和解的；并且認爲當值得努力以赴的一個重要的目的——與德國的協議——但達成時，這些聯繫就不復存在了。」

注視倫敦局勢的所有德國的外交人員，都堅執這種意見。  
德克森在另一件給柏林的祕密報告中寫道：

「英國憑藉軍備和爭取盟邦的方法，企圖增強實力并且趕上軸心國，但同時，她也想藉談判的方式與德國達成和睦的協定。」（註二十八）

（註二十八）德克森於一九三九年九月所編的「關於我在倫敦任內德英政治關係發展」的備忘錄



諷專家和歷史的偽造者企圖隱藏這些文件，因為它們暴露了上次大戰以前時期的局勢，如果沒有對這種局勢的正確評價那就不能理解戰前的真正歷史。利用與蘇聯進行談判，并且給予波蘭、羅馬尼亞和其它國家以保證的方法，獲得美國統治人士支持的英國與法國，在要着表裏兩面的手法，預計要與希特勒德國達成協議，其目的在把她的侵略轉向東方，針對着蘇聯。

英法一方與蘇聯一方所舉行的談判，開始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并且繼續了四個月之久。這些談判的整個過程表明：當蘇聯力圖與西方強國在平等的基礎上達成廣泛的協定，達成能够甚至在最後的一刻阻止德國在歐洲發動戰爭的協定的時候，而倚賴美國支持的英法兩國政府，却懷着完全不同的目的。英法統治人士，慣於叫別人給他們火中取栗，這一次也是企圖欺騙蘇聯担負義務，根據比項義務，蘇聯在抗拒希特勒可能的侵略中將首先遭到犧牲，而英國和法國却不受任何對蘇聯的義務的約束。

如果英法的統治者這種策略獲得成功，他們就更容易達到他們基本的目的了，那就是儘可能迅速地使德國和蘇聯打起來。可是，蘇聯政府洞察這種詭計，而在談判的所有階段，它都以它明確而坦白的建議來抵抗西方強國外交的欺詐詭計，這些建議的目的在挽救一個目標——保障歐洲的和平。

現在不必再回憶進行談判時的所有變化過程了，我們祇需要想一想幾個重要的關節。只

要回憶一下蘇聯政府在談判時提出的條件就夠了，這些條件是：英、法、蘇簽訂有效的互助反侵略公約；英、法、蘇給予中歐東歐各國以保證，包括鄰接蘇聯的所有歐洲國家在內，毫無例外；英、法、蘇簽訂具體的軍事協定，其形式與內容爲：一旦遭受侵略者攻擊時，彼此立即作有效的援助，并且援助那些被保證的國家。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莫洛托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三次大會中指出：英、法在這些談判中所提出的一些建議，并不包含互惠和義務均等基本原則，而這些原則乃是一切平等國家間的協定所不可缺少的。莫洛托夫說：

「用它們與波蘭所簽訂的互助公約來保障它們自己不受侵略者的直接進攻，同時企圖當侵略者一旦進攻波蘭和羅馬尼亞時它們自己可以獲得蘇聯的援助，英國與法國對於蘇聯一旦受侵略者直接進攻時是否可以指望它們的援助這個問題都毫無結論，正如他們對另一問題，即：一旦當鄰接蘇聯并且遍佈在它們西北邊境上的小國證明不能防禦它們的中立地位不受侵略者進攻時，英、法是否參加保障這些小國，也是沒有得到結論一樣。因之，這種情形對蘇聯是不平等的。」（註二十九）

甚至，當英法兩國代表口頭上同意一旦受侵略者直接進攻，英、法、蘇三國根據互惠的條件實行互助的原則時，它們則以若干的保留條件來阻撓它，這些保留條件使得這種同意成

（註二十九）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莫洛托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三次會議中的報告。

爲虛偽的。

除了英法的這些規定蘇聯援助英法曾經給予保證諾言的那些國家的建議之外，關於一旦侵略者進攻時，他們自己來援助蘇聯西北邊境各國波羅的海各國家的問題他們則不提一字。

鑒於上述的考慮，莫洛托夫宣稱：蘇聯不能担負對於某些國家的義務，除非對於位於蘇聯西北邊境的那些國家也給予了類似的保證。

也應該記得：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英國駐莫斯科大使謝茲，曾詢問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部長：一旦希特勒進攻羅馬尼亞時，蘇聯將採取何種立場——關於這個侵略的準備，英國已經獲有情報——，而當蘇聯方面問道：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將採取何種立場時，謝茲則避不答覆，祇是說羅馬尼亞在地理上距離蘇聯比較距離英國更近。

因之，從一開始就已十分明顯，英國的統治人士竭力想以一定的義務來約束蘇聯，而他們自己却站得遠遠的。這種笨拙的手法，當時在談判的整個過程中是經常被一再採用的。

在答覆英國的詢問時，蘇聯政府會提議：應召集有關國家，即英、法、羅、波、土、蘇等國的代表會議。在蘇聯政府看來，這樣的會議將提供最好的機會，來考究真正的事態以及決定所有參與國的地位。可是，英國政府回答說，它認爲蘇聯的這個建議爲時過早了。

英國政府不召開可能就抵抗侵略的具體措施商得協議的會議，却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建議蘇聯政府跟它以及法國與波蘭共同簽署一項宣言，在這個宣言中，簽字國政府承認

：如果「任何歐洲國家的獨立」遭受威脅時，就「共同進行商討，應採取何種步驟來提供聯合的援助」。

英國大使力說這個建議是可以接受的，他特別強調這一點說：這個宣言的措詞，并不包含任何的義務。

十分顯然，這樣的宣言是不能作為抵抗侵略者的有效工具的。然而，蘇聯政府認為即使保證了這麼少的這個宣言，在制止侵略者方面至少也算是前進了一步。它遂同意了英國的建議。但是，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英國駐莫斯科大使却通知蘇聯政府說：英國認為發表聯合宣言的問題已經無效。

因循了兩個多星期以後，英國外長哈里法克斯，通過駐莫斯科大使的媒介，向蘇聯政府提出了另一個建議，大意說：蘇聯政府應該發表一個宣言稱：「一旦發生了侵略蘇聯任何歐聯鄰邦的行動，而這個鄰邦實行抵抗，如果願意的話，它可以指望得到蘇聯的援助。」

這個建議的意思，主要的就是說：如德國侵略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或芬蘭的時候，蘇聯勢必要給予它們以援助，英國方面並沒有任何給予援助的義務——在蘇聯看起來，這就是單獨地捲入對德國的戰爭。就接受過英國保證的波蘭和羅馬尼亞來說，蘇聯也要給予它們援助，以抵抗侵略者，然而就是在它們的情況中，英國也拒絕與蘇聯共同負擔任何的義務，而讓她自己已有進行任何一種陰謀的自由與餘地，更不必說這個事實了，即：按照這個

建議，波蘭、羅馬尼亞以及波羅的海國家對於蘇聯却並無任何義務。

然而，蘇聯政府不願錯過任何機會，與其它國家就共同抵抗希特勒侵略者一事取得協議。它毫不遲延地向英國政府提出對案，內容如下：一、蘇、英、法三國應相互保證；三國之中如有一國遭受侵略時，應立時彼此給予各種的援助，包括軍事的援助在內；二、位於波羅的海與黑海之間并毗連蘇聯的東歐各國如果遭受侵略時，蘇、英、法三國須保證給予任何種類的援助，包括軍事的援助在內；三、蘇、英、法須於短期內決定給予上述兩種情形中每一國家軍事援助的內容與形式。

這就是蘇聯提案中最重要之幾點。不難看出來，在蘇聯與英國的兩種提案之間有着根本的差別，因為蘇聯的提案規定了聯合抵抗侵略的真正有效的措施。

英國政府方面沒有對這個建議提出答覆，有三個星期之久。這在英國國內引起了日益增大的不安，由於這種不安，英國政府最後遂不得不訴諸新的詭計，以便欺騙輿論。

五月八日，莫斯科接到了英國的答覆，或者說得更確實一點，接到了英國的對案。這個對案再度建議：蘇聯應發表片面聲明，在這個聲明中，蘇聯政府「保證：英國和法國如果因為執行這些義務（對比利時、波蘭、羅馬尼亞希臘和土耳其）而捲入戰爭時，若是願意的話，立即可以得到蘇聯政府方面的援助，而這種援助需按照大家可以同意的方式和條件而提出。」

他們再度希望蘇聯執行片面的義務。它要保證給予英國和法國以援助，而在他們那方面，關於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却不對蘇聯担负任何的義務。英國就這樣地叫蘇聯處於不平等地位，這對於任何一個獨立國家的尊嚴說起來，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不相容的。

顯而易見，實際上，英國的這個建議與其說是向莫斯科提出的，不如說是向柏林提出的。他們在邀請德國進攻蘇聯，并且使它理解：如果德國經由波羅的海各國進攻的話，英國與法國將保持中立。

五月十一日，蘇、英、法之間的談判因為波蘭駐莫斯科大使格爾齊波夫斯基所作的聲明而進一步複雜起來了，這個聲明大意說：『波蘭認為不可能與蘇聯簽訂互助公約……』

實際上，波蘭代表祇有在英法統治人士的與聞和同意之下才能發表這樣的聲明。

英法參加莫斯科談判的代表是如此的富於挑撥性，甚至在西方強國統治陣營中，也有一些人猛銳地批評這種鹵莽的詭計。例如，洛伊德·喬治就會於一九三九年夏季在法國的『夜報』發表過一篇針對着英國政策決定者的尖銳的文章。談到英法與蘇聯談判無盡期延长的原因，洛伊德·喬治寫道：『這個問題祇能有一個答案：』

『納維爾·張伯倫、哈里法克斯和約翰·西門不願意和蘇聯達成任何協議。』

不用說，洛伊德·喬治所看到得明白的事情，希特勒德國的主人們同樣也看得明白，他們完全知道，西方強國無意於和蘇聯達成認真的協議，而在追求着全然不同的目的。這個目

的就是德寇希特勒趕緊進攻蘇聯，保證它當蘇聯與德國發生戰爭時，使蘇聯處於不利的條件，作爲這種進攻的獎品。

不僅如此，這兩個西方國家漫無止境地拖延着和蘇聯的談判，極力用修正補充和無數牽制手段，以掩飾主要的爭點。每當關於一些實際義務的問題被提出來的時候，這些國家的代表們，就僞裝着完全不瞭解這一回事。

到五月底英法兩國提出新的提議，稍爲改進了先前的意見，但是，仍然拋開了對蘇聯非正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即：保障位於蘇聯西北邊境的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的問題。

由此可見，英法兩國的統治者們，一面在本國輿論壓力之下，作若干口頭上的讓步，一面却堅持他們先前的路線，在他們的提議中放進一些保留的條件，因爲他們知道，這些條件使蘇聯礙難接受。

英法兩國的代表們在莫斯科談判中所表現的態度，已經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地步，因此，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莫洛托夫不得不告訴英國大使謝茲和法國代辦巴亞德，說：他們爲共同對抗歐洲侵略者所擬就的協定，竟不含有組織蘇、英、法有效互助的一項計劃，甚至竟沒有表示出英法兩國政府認真關心要和蘇聯締結一個相應的公約。莫洛托夫會進一步聲明：英法兩國的提議，使人認爲英法兩國政府，與其說對於條約本身感到興趣，還不如說只是對於這個條約的空談感到興趣。英法兩國爲了它們自己的目標，也許是需要這一種空談

的。蘇聯政府不知道那些目標是什麼。蘇聯政府所感到興趣的，並不是空談這一種公約，而是組織蘇、英、法三國有效的互助，以抵禦歐洲的侵略。當時警告英法兩國代表：蘇聯政府不願參加公約的空談了，因為蘇聯不知道這一種空談的目標何在，而英法兩國政府可以尋覓比蘇聯更合適的夥伴去從事於這一種空談。

莫斯科的談判漫無止境地拖延下去。倫敦『泰晤士報』洩漏出這一種不能容許的拖延的原因，寫道：

『若和俄國成立堅實而明快的聯盟，勢必妨礙其他的談判。』（註三十）

『泰晤士報』所說的『其他的談判』，分明是暗指英國海外貿易大臣赫得生和希特勒的經濟顧問伍爾達正在進行的，關於英國以大宗借款貸與希特勒德國的可能性一節的談判，而這種談判久已在進行了。此外，從報紙消息上得知，就在希特勒軍隊進入布拉格的一天，英國工業聯合會代表團，正在杜塞爾多夫談判，意圖和德國的大工業締結廣泛的協定。

在當時惹人注意的一種情況便是：派往莫斯科代表英國進行談判的，都是次要的脚色，而張伯倫本人，則幾次到德國去和希特勒談判。也是重要的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和蘇聯談判的英國代表，史特勒爵士，竟沒有受權和蘇聯簽訂任何的協定。

因為蘇聯要求雙方對於和一個可能的侵略國作戰的種種措施，應該進行具體的談判，所

（註三十）塞普斯和堪氏：『巨大的陰謀，對蘇俄的祕戰爭』，波士頓版，頁三二九。



以英法兩國政府只好同意派遣它們的軍事代表團到莫斯科來。但是，那些代表團過了非常長久的時候纔來到莫斯科，當它們到達莫斯科的時候，大家發覺這兩個代表團原來也是由次要的人物所組成，而且他們並沒有受權簽訂任何的協定。事情既然如此，所以軍事談判證明了和政治談判同樣的毫無結果。

西方國家的軍事代表團立刻表現出，他們甚至不願舉行關於德國一旦侵略時實行互助辦法一節的認真的談判。蘇聯軍事代表團是從下面的事實出發的，即：因為蘇聯和德國沒有共同的邊界，所以一旦戰爭發生時，除非允許蘇軍假道波蘭的領土，否則蘇聯便不能給與英、法、波三國以援助。然而，波蘭政府聲明它不願接受蘇聯的軍事援助，這就表明了它害怕蘇聯的力量成長，甚於害怕希特勒的侵略，英法兩國的代表團竟都支持波蘭的立場。

在軍事談判的過程中，關於一旦遭過德國侵略時，雙方同意應該立即投入戰場上的軍隊實力的問題，也被提了出來。英國人提出一個可笑的數字，說：他們可以投入戰場上的有五個步兵師和一個機械化師。蘇聯聲明準備調一百三十六個師，五千尊中型大砲和重砲，數達一萬輛的坦克和快速輕型坦克，五百多架軍用機到前線去抵抗侵略國，而當時英國人却提出那麼一種可笑的數目。上述的一切，表明了英國政府對於和蘇聯談判軍事協定一事，完全缺乏誠懇的態度。

上面列舉的事實，充分證明了自然得出的結論，而這結論便如下列：

(一) 蘇聯政府在談判的全部期間，始終以最大的忍耐、力圖和英法兩國在平等的基礎上，依照互助真正有效的條件，即：簽訂一個政治協定，必須同時簽訂一個軍事公約，確定援助的規模，方式和時限，因為過去的一切事件，已經充分明顯的表現出，只有這一種協定纔能够有效，纔能够使希特勒侵略者恢復他們的理性，由於多年以來完全逍遙法外，西方各國故意縱容，更使他受到鼓勵了。

(二) 英法兩國在和蘇聯談判期間所表現的態度，充分確證了：一個認真的協定跟他們的想法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因為英法兩國的政策是以其他的目標作為指導方針，而那些目標，與和平的利益及反侵略的戰爭，都是毫不相關的。

(三) 英法兩國政策的好詐的目的，是要使希特勒瞭解到蘇聯沒有盟國，蘇聯是孤立的，使他瞭解到他大可放心去進攻蘇聯，而不會遭遇到英法抵抗的危險。

所以英、法、蘇談判結果失敗，是不足驚異的。

自然，這一種失敗決不是什麼意外的事情。愈益明顯了，談判的破裂原來是西方列強的代表在它們的反覆無常的把戲中所預先佈置好的。英國人，一方面和蘇聯進行着公開的談判，一方面和德國進行着幕後的談判，而他們認為後者具有更大到不可比擬的重要性。這才是要點所在。

西方列強的統治階層人士，憑藉着他們在莫斯科進行的談判，主要的是力求催眠他們本

國民衆的警覺性，力求欺騙正被拖入戰禍的那些國家的人民，而與希特勒黨徒們進行的談判，却是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

英德談判的大綱，已由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陳述得够明白了，正當他們的官員們在莫斯科繼續談判的時候，他曾向希特勒德國發出明白無疑的呼籲。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宴會上致辭時，哈里法克斯表示欣然準備就「今日引起世界不安的」一切問題，與德國取得妥協。他說：

「我們可以在這麼一種新的空氣中來審議殖民地問題，原料問題，貿易壁壘，生存空間問題，軍備的限制，以及對歐洲一切公民的生活都有影響的任何其他問題。」

（註三十一）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與哈里法克斯接近的英國保守黨的「每日郵報」，早在一九三三年，是怎樣檢討生存空間問題的，當時該報對希特勒黨徒們建議說：他們可以向蘇聯那邊拉攏生存空間，那麼，關於哈里法克斯的真正用意何在，就一點兒懷疑也沒有了。這是公開建議希特勒德國妥協，以便瓜分世界和勢力範圍，建議解決一切問題，而不要蘇聯與聞，並且主要要使蘇聯受犧牲的方式來解決。

（註三十一）V·哈里法克斯：「一九三四—一九三九年關於外交政策的演說」，一九四〇年，

倫敦，牛津大學版，頁二九六。

早在一九三九年六月間，英國的代表們就已經和到倫敦來的希特勒的四年計劃總監伍爾達與德國開始了嚴守機密的談判了。這種談判是由英國海外貿易大臣赫得生及張伯倫的最親信的顧問威爾遜和他進行的。那些六月談判的內容，依然埋藏在外交檔案保存所的深處。但是，在七月間，伍爾達又訪問倫敦，談判乃重新繼續進行。那第二回的談判的內容，現在已經從落入蘇聯政府之手的繳獲到的德國文件中知道了，那種文件不久即將公佈。

赫得生及威爾遜，先後向伍爾達及德國駐倫敦大使德克森提議開始秘密談判，以便達成廣泛協議，那將締結一種協定，就世界規模來瓜分勢力範圍，來消除『一般市場上的死命競爭』。當時預定應讓德國在東南歐享有優越的勢力。德克森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致德外交部長的報告書中指出：由伍爾達與威爾遜進行討論的大綱，包括政治、軍事及經濟的諸問題。在政治問題之中除了互不侵犯公約以外，還有互不干涉公約，也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那公約要規定『劃分列強之間的，尤其是英德之間的生存空間的境界。』（註三十二）

在討論這兩個公約中所含的諸問題時，英國的代表們保證：一旦這些公約簽字，英國當即宣佈取消他會對波蘭提供的保證。

一旦英德協定簽字，英國就準備讓德國人單獨與波蘭解決但澤問題，以及波蘭走廊問題，保證決不干涉這一方面的解決。

（註三十二）德國外交部檔案中的德國駐英大使德克森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備忘錄。

後來——而這一回也在不久即將公佈的德克森的報告書中獲得文獻性的確證——威爾遜重新斷言：一旦簽立了英德之間的上述公約，英國對波蘭提供保證的政策，實際上就告廢止了。

關於這一點，德克森在他的報告書中寫道：『那時候，波蘭就被拋棄，可以說，只得獨自對付德國了。』

所有這一切，就是意味着：英國的統治者欣然準備把波蘭交給希特勒作爲他的戰利品了，而那時，英國對波蘭提供保證的公約上所簽的字，墨濤還未乾哩。同時，如果英德協定締結了，英法在與蘇聯開談判時自己預定的目標就達成了，並且更進一步便於加速德國與蘇聯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了。

最後，更打算用一種經濟協定來補充英德之間的政治協定，那種經濟協定要包括關於殖民地問題，關於原料的分配，關於市場的瓜分，以及關於英國大宗借款貸予德國等等的密約在內。

由此可見，英國的統治者們看出了一幅使人迷戀的情景，與德國達成堅定的協議，而使德國的侵略發生向東的所謂『轉向』，去侵略不久以前剛由英國向統治者們提供過保證的諾言的波蘭，並且去侵略蘇聯。

這些事實，對於了解使戰爭變成了不可避免的那種情況，具有決定的重要性，而諍諍專

家們，與歷史的偽造者們，竟存心蓄意蒙蔽，極力隱瞞這些事實，這不是很奇怪嗎？

到這時候，已經毫無疑義了：英法豈但不打算作任何認真的嘗試，以阻止希特勒德國發動戰爭，正相反，他們都作了他們的權力所能幹的一切勾當，憑藉着密約與協議，憑藉着一切可能的種種挑撥手段，來唆使希特勒德國去進攻蘇聯。

歷史的偽造者永遠也不能從歷史中或從各國人民的良心中，抹殺掉決定性的事實，即：在這些情況下，蘇聯當前只有兩條路可以抉擇：

或者，爲了自衛，接受德國所提出的關於締結互不侵犯公約的建議，這麼辦就會確保蘇聯能將和平局面延長一個相當時期，蘇維埃國家可以利用這段時期來養精蓄銳，以便抵抗可能的侵略；

或者，拒絕德國所提出的關於締結互不侵犯公約的建議，這麼辦就會讓西歐列強陣營中的戰爭挑撥專家們，在形勢對蘇聯完全不利的時候，在蘇聯完全陷於孤立的時候，立刻使蘇聯捲入與德國發生的武裝衝突中。

就是在這種形勢中，蘇聯政府自覺到不得不有所抉擇，而與德國締結互不侵犯公約了。

這種抉擇是在當時獲得的條件下，蘇聯外交政策的一種英明睿智的眼光遠大的行動。蘇聯政府的此種步驟，大體上已預先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必將發生對蘇聯以及對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有利的結果。

如果武斷說：與希特勒黨徒們締結公約，本是蘇聯外交政策中的一部分，如下這樣的武斷，便是胡亂的誹謗。事實正相反，蘇聯始終力求與西方互不侵犯的各國獲致協議，來抵禦德義的侵略者，以便在平等的基礎上達成集體安全。但是必須雙方努力才能獲致協議。蘇聯堅持為抵禦侵略而締結一種協定，英法却一貫地拒絕，甯願奉行一種使蘇聯陷於孤立的政策，對侵略國讓步的政策，使侵略向東方；向蘇聯發展的政策。美國，豈但不反對那種陰險的政策，反而用一切方式作為這種政策的後盾。因為，就美國的大富商而言，他們要與德國的重工業投資，一心希望德國擴張其軍火工業，這樣子用軍火供給德國侵略。他們是很有理由會這樣說的：『前進呀，諸位先生們。歐洲人呀，盡當地作戰罷，憑藉上帝的幫助作戰罷，而我們，謹慎的美國大富翁們，將從你們的戰爭中蓄積財富，賺得上億金元的超額利潤。』

歐洲的情勢既然如此，蘇聯就自然只有一條出路可循了：接受德國所提出的關於締結互不侵犯公約的建議。這畢竟總算是一切可能的出路之中最好的一條出路。

正如一九一八年一樣，由於西方列強的仇視政策，蘇維埃國家會被迫與德國人締結了布累斯特和約，在布累斯特和約後二十年，即一九三九年，蘇聯也同樣是由於英法的同樣的仇視政策，而被迫與德國人締結公約的。

形形色色的誹謗家們，硬說蘇聯無論如何總不該與德國人締結公約，這一種招搖撞騙的

誹謗譏言，徒然令人發噤而已。請問有英法做盟邦的波蘭，爲什麼就可以於一九三四年與德國締結互不侵略公約，而處境較爲不利的蘇聯，爲什麼不可以於一九三九年締結一種類似的公約呢？請問在歐洲佔統治勢力的英法，爲什麼就可以於一九三八年與德國人共同發表關於互不侵犯的宣言，而由於英法的仇視政策陷於孤立的蘇聯，爲什麼不可與德國人締結公約呢？

在歐洲所有一切互不侵犯的大國之中，蘇聯是最後一個國家，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蘇聯順利地好好利用了蘇德公約以加強了自己的防禦，蘇聯順利地把邊界向西方推移得很遠，並順利地攔阻住德國的侵略橫行無阻的東進之路，希特勒的股匪向東方開始攻勢時，不是從那瓦——明斯克——基輔一線，而是不得不從位於遠在西邊數百公里處的一線發動，蘇聯沒有在愛國戰爭中流血而死，而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從那次戰爭中脫穎而出，歷史的偽造者們及其他反動派，看到這一切事實自然是不快意的。然而，這一種不快意，應該認爲是破產的政客們惱羞成怒空自摩拳的一種表現。

這些紳士們的惡毒的不快意，祇能認爲是確實無疑的一種事實的證明，即證明了蘇聯的政策曾經是而且依然是正確的政策。



#### (四)「東」戰場的形成立，德國對蘇聯的進攻，反希特勒同盟的成立，以及關於盟國間義務的

##### 問題

一九三九年八月間，與德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時候，蘇聯一時一刻也沒有懷疑過，希特勒遲早總要進攻蘇聯的。這種確信，是基於希特勒黨徒的政治上與軍事上的基本政策。希特勒政府在戰前的全部期間的實際活動，便是這一方面的明證。

正因為這個緣故，蘇聯政府的首要任務，便是創造「東」戰場，以防禦希特勒的侵略。沿着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西邊，構築一道防線，這樣來佈置一道防線，德軍不能橫行無阻的東進。要這麼辦，就必須把那一九二〇年被貴族的波蘭霸佔去的西白俄羅斯及西烏克蘭與蘇維埃白俄羅斯及蘇維埃烏克蘭重新聯合起來，而把蘇軍開到那裏去。這件事情不容耽擱，因為裝備不良的波軍表明了是不堅定的，波蘭統帥與波蘭政府已經完全逃跑，希特勒的軍隊沒有受到什麼嚴重阻撓，在蘇軍調到那裏以前，希特勒軍隊就會佔領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領土的。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蘇軍奉了蘇聯政府的命令，就越過戰前的蘇波邊疆，而佔領了西白俄羅斯與西烏克蘭，並在那兒沿着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領土的邊界線，構築防禦工事，

大體上，這就是於凡爾賽同盟國會議中確定的史家稱爲『寇松線』的一條界線。

過了幾天，蘇聯政府與波羅的海各國簽定互助公約，規定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的領土上留駐蘇軍，在那兒開闢蘇聯飛機場，並構築海軍根據地。

這樣子就爲『東』戰場奠定了基礎。

不難看出，『東』戰場的形成不僅對於組織蘇聯的安全，并且對於以抵禦希特勒的侵略而抗戰的愛好和平的各國的共同事業都是一種重大的貢獻。然而，英、美、法三國方面人士，以他們壓倒的多數，對蘇聯政府的此種步驟的報答，却是發動一種惡毒的反蘇宣傳運動，竟說蘇聯的行動是侵略。

然而，有一些政治領袖們，充分洞察到蘇聯政策的意義，并承認建立『東』戰場是一件正確的事情。在這些人中間，首先就是當時的海軍大臣邱吉爾先生，在對蘇聯作了許多不友誼的政策以後，他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廣播演說時，說道：

『俄國的軍隊應該站在這一個防線上，爲了俄國防禦納粹威脅以策安全，這分明是必要的。無論如何，防線是在那裏，一個爲納粹德國所不敢進攻的東戰場已經建立了。當里賓特羅甫上週應召往莫斯科去的時候，便是要去探明這一件事實。並承認這一件事實，就是納粹對於波的羅海各國和烏克蘭的計謀必須停止了。』

就蘇聯的安全而言，在距離明斯克，莫斯科和基輔相當遼遠的西疆的情勢，是多少令人

滿意的，然而，關於蘇聯的北疆，却不能這樣說了。在這裏，距離列甯格勒將近三十二公里的地方，就有芬蘭的軍隊，他們大部份的指揮官都是傾向希特勒德國的。蘇聯政府非常瞭解，在芬蘭統治階層中的法西斯份子們，都和希特勒匪徒有密切的勾結，而在芬蘭軍隊中發生有力的影響，他們力圖佔領列甯格勒。希特勒軍隊的參謀總長，哈爾德於一九三九年夏季抵達芬蘭，給與芬軍最高領袖們以指示，這決不能視爲一種純粹的偶然的事件。大概不容置疑的，芬蘭的領導階層，已經和希特勒匪徒們聯盟，他們要把芬蘭變成希特勒德國進攻蘇聯的一塊跳板。

所以，蘇聯爲了要改善蘇芬兩國的關係，而設法和芬蘭政府尋覓協議途徑的一切嘗試都歸於失敗，這就不足令人驚異了。

芬蘭政府接二連三的拒絕了蘇聯政府一切的友好提議，蘇聯政府的目的便是要保障蘇聯的安全，特別是列甯格勒的安全——然而，芬蘭政府竟這樣拒絕了，儘管事實上蘇聯願意遷就芬蘭，並且滿足她的合法的利益。

芬蘭政府拒絕蘇聯的提議，即：將芬蘭在卡累利阿地峽的邊界後移幾十公里，雖然蘇聯願意將蘇維埃卡累利阿中兩倍大的地區給與芬蘭作爲賠償。芬蘭政府並拒絕了蘇聯所提關於簽訂互助的建議，因此顯示出，就芬蘭這一方面而言，蘇聯的安全是依然沒有保障的，芬蘭憑藉着諸如此類敵對行動和蘇芬邊境上的挑戰行爲，於是發動了對蘇的戰爭。

蘇芬戰爭的結果是大家知道的。蘇聯在西北方，特別在列甯格勒區域的邊界已經移得很遠，蘇聯的安全隨之鞏固了。這一件事情，在保衛蘇聯反抗希特勒德國的侵略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因為希特勒德國和他的芬蘭同謀者們，在蘇聯的西北方，不是從列甯格勒附近，而是不得不從那離列甯格勒西北方將近一百十公里的一線上，開始他們的攻勢。

莫洛托夫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大會中演說時，稱：

『……蘇聯，已經擊潰芬蘭軍隊，本有一切機會佔領芬蘭全境，但是蘇聯並沒有這樣做，也沒有向芬蘭要求軍費的任何賠償，像其他國家所做的那樣，而只是限於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

『在和約中，除了保障列甯格勒、摩爾曼斯克港和摩爾曼斯克鐵路的安全以外，我們別無其它的目的。』

必須指示：雖然芬蘭統治階層，由於對蘇的全部政策，都供希特勒德國玩弄，但是，國際聯盟中的英法巨頭們，仍然直接袒着芬蘭政府，通過國際聯盟，竟宣佈蘇聯為『侵略國』，因此公開贊同並支持芬蘭統治者們所發動的反蘇戰爭。曾經因為縱容和鼓勵德義日的侵略者而自貶身價的國際聯盟，聽從英法巨頭的命令，又恭順的通過了反蘇的決議，明目張胆的將蘇聯從國際聯盟中『開除』出去了。

但是，還不完事。在芬蘭反動派發動的反蘇戰爭中：英法兩國更給與蘭芬的軍閥們以

切的援助。英法統治階層不斷的教唆芬蘭政府繼續採取敵對行動。

「英法的統治者們有計劃的供應芬蘭武器，並且拼命準備十萬名的遠征軍到芬蘭去。」

據張伯倫於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在下院中所作的聲明，在戰爭開始後的三個月內，英國運到芬蘭去的有：一百零一架飛機，二百多尊大砲，數十萬發砲彈，飛機炸彈和反坦克地雷等。同時，達拉第向衆院報告：法國已經送往芬蘭去的有：一百七十五架飛機，將近五百尊大砲，五千多挺機關槍，一百萬發砲彈，手榴彈和其他各種武器。

關於當時英法兩國政府的計劃，可以從英國於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遞交瑞典的一份備忘錄中得到翔實的概念，該備忘錄中稱：

「同盟國政府瞭解到芬蘭的軍事地位逐漸變成絕望了。在續密考慮過一切可能性之後，它們已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即：使他們能夠給與芬蘭有效援助的唯一方法，便是派遣同盟國軍隊前往，他們正在準備派遣這種軍隊以響應芬蘭的呼籲。」（註卅三）

在當時，如張伯倫於三月十九日在下院中所說：

「派遣遠征軍的籌備工作，正在以全速度進行中，在三月初，在曼納林要求他們開到兩個月以前，遠征軍便終於準備開拔了。」

（註卅三）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英國公使館照會。（引自瑞典外交部「白皮書」），斯德哥爾摩，

一九四七年，頁二〇〇。

張伯倫繼稱：這部軍隊實力達十萬人。

同時，法國政府也組織了五萬人的一支遠征軍——要經過那爾維克，派到芬蘭去的第一批軍隊。

英法兩國的統治者們，在他們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線上絕對按兵不動時候，在被人稱爲「假想戰」的時候，就從事於這種好戰的活動。

然而，對於芬蘭反蘇的軍事援助，不過是英法帝國主義者們的更廣泛的策略中間的一部分而已。

瑞典外交部的上述「白皮書」中，含有瑞典外交部長肯塞執筆的一個文件。在這一文件中，我們讀到這麼一句：

『派遣這一個武力，是進攻蘇聯的總計劃中的一部份，』從三月十五日開始，這一種計劃，『將向着巴庫實行，在更早一點的時候就經由芬蘭實行。』（註卅四）

克利里斯在他所著的『獨裁者戴高樂』一書中，關於這個計劃敘述如次：

『我的手中現有雷諾（註卅五）寫給我的一封信，他在這一封信中同我說明這一個計劃的主要特點。依照這一個計劃，一批摩托化的遠征軍，經過挪威在芬蘭登陸

（註卅四）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肯塞的照會，引自瑞典外交部「白皮書」，斯德哥爾摩，一九四七年，頁一一九。

（註卅五）當時法國政府官員。

張伯倫繼稱：這部軍隊實力達十萬人。

同時，法國政府也組織了五萬人的「一支遠征軍」——要經過那爾維克，派到芬蘭去的第一批軍隊。

英法兩國的統治者們，在他們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線上絕對按兵不動時候，在被人稱爲「假想戰」的時候，就從事於這種好戰的活動。

然而，對於芬蘭反蘇的軍事援助，不過是英法帝國主義者們的更廣泛的策略中間的一部分而已。

瑞典外交部的上述「白皮書」中，含有瑞典外交部長肯塞執筆的一個文件。在這一文件中，我們讀到這麼一句：

『派遣這一個武力，是進攻蘇聯的總計劃中的一部份，』從三月十五日開始，這一種計劃，『將向着巴庫實行，在更早一點的時候就經由芬蘭實行。』（註卅四）

克利里斯在他所著的『獨裁者戴高樂』一書中，關於這個計劃敘述如次：

『我的手中現有雷諾（註卅五）寫給我的一封信，他在這一封信中同我說明這一個計劃的主要特點。依照這一個計劃，一批摩托化的遠征軍，經過挪威在芬蘭登陸

（註卅四）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肯塞的照會，引自瑞典外交部「白皮書」，斯德哥爾摩，一九四七年，頁一一九。

（註卅五）當時法國政府閣員。

到距列甯格勒以北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去，把維堡也包括在內。

然而，這還不是意味着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東』戰場已經形成。和波羅海各國固然已經簽訂公約，但那裏還沒有足以把守防線的蘇軍。摩爾達維亞和哥布維那雖已正式和蘇聯重新合併，但那裏也沒有蘇軍配置在防線上。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中旬，蘇軍開進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七日，蘇軍開進布哥維那和摩爾達維亞。（在十月革命以後，羅馬尼亞曾使摩爾達維亞和蘇聯隔絕）。

這麼一來，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反希特勒侵略者的『東』戰場，由此完全形成了。

英法兩國的統治階層繼續漫罵蘇聯，由於建立了『東』戰場的緣故而稱蘇聯為侵略國，他們分明沒有認識到『東』戰場的出現，在戰爭的發展中，標誌着一種根本的轉變——對希特勒暴政不利的一個轉變，而對民主的勝利却是有利的一個轉變。

他們並沒有認識到，這不是侵犯或不侵犯芬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波蘭等國的國家利益的問題，要點却在於組織對納粹的勝利，以防把那些國家變成希特勒德國的被剝奪主權的殖民地。

他們並沒有認識到，要點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建築屏障，以抵禦德軍的前進，組織一道堅強的防線，而後發動反攻，擊潰希特勒的軍隊，這樣子來為那些國家創造自由發展的機會。



他們並沒有認識到，決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擊敗希特勒的侵略者了。

英國政府在戰爭時間，不顧埃及人的抗議，甚至不顧埃及若干份子的反抗，而將他的軍隊留駐在埃及，這是對的嗎？沒有問題，這是對的。那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手段，堵塞了希特勒向蘇彝士運河侵略的道路，保護埃及以制止希特勒的企圖，組織對希特勒的勝利，而由此使埃及不至於變為希特勒德國的殖民地。只有民主的敵人，或至失去理性的人，才會武斷說英國政府在那個場合的行動是一種侵略。

美國政府不顧摩洛哥人的抗議和把權力擴展到摩洛哥的法國貝當政府直接的軍事對抗，而仍將軍隊在卡薩布朗卡登陸，這是對的嗎？沒有問題，這是對的。這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在密邇西歐的地方，建立了一個對抗德國侵略的根據地，組織對希特勒軍隊的勝利，因而創造了把法國從希特勒的殖民地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一個機會。只有民主的敵人，或失去理性的人，才會把英國軍隊這些行動視為侵略。

但是，關於蘇聯政府的行動，也必須這麼說，到一九四〇年夏季，蘇聯政府就組織了「東」戰場，以抵禦希特勒侵略，把他的軍隊儘可能駐紮在離列甯格勒，莫斯科和基輔以西越遠越好的地方去。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手段，阻止德國軍隊橫行無阻的東進，建立了堅強的防禦，然後發動反攻，以便和盟軍共同擊潰希特勒的軍隊，因而使愛好和平的歐洲各國不致於變成希特勒德國的殖民地，包括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在內。只有

民主的敵人，或失去理性的人，纔會把蘇聯政府的那些行動說成侵略。

然而，張伯倫，達拉第和他們的伙伴們，竟把蘇聯政府的這一種政策稱之爲侵略的政策，并設法將蘇聯從國聯開除，他們這麼幹，就成爲民主的敵人，或失去理性的人了。

而且，現在的毀謗專家們，及歷史偽造者們，和貝文，皮杜爾之流沆瀣一氣，將建立反希特勒的「東」戰場稱之爲侵略，他們這麼幹，也就成爲民主的敵人或失去理性的人了。

如果在德國進攻以前，蘇聯沒有在遠在蘇聯邊界以西建立「東」戰場，如果那個戰場不是在維堡——考那斯——比亞里斯多克——布勒斯特——羅夫這一線上，而是沿着列甯格勒

——那瓦——明斯克——基輔的舊邊界的話，那末，會發生一種什麼樣的情形呢？

那便會給特勒軍隊贏得數百公里的空間機會，使德軍的陣線離列甯格勒、莫斯科、明斯克、和基輔等地更近二三百公里，而大大加速德軍向蘇聯腹地的挺進，加速基輔和烏克蘭的陷落，使莫斯科爲德軍佔領，使列甯格勒爲德芬聯軍佔領，并且使蘇聯長期改取守勢，那樣便會使德軍能在東方抽出約五十個師，以便在英倫三島登陸，并去增援埃及區域的德義戰線。那時候，英國政府大概不得不撤退到加拿大去，而埃及和蘇彝士運河也要歸希特勒支配了。

不僅如此而已，蘇聯將被迫從滿洲邊境調走大批軍隊到「東」戰場去，加強他的防禦，這樣一來，將使日本人能够從滿洲抽出三十師的軍隊，調去打中國，打菲律賓，打整個的東

南亞洲，歸根結蒂，派去打美國在遠東的軍隊。由於這一切所造成的結果，戰爭至少還要拖長兩年。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要到一九四七年才結果，而不會在一九四五年結束的。

關於「東」戰場的問題便是那樣。

同時，在西方，局勢在演變中，一九四〇年四月，德軍佔領丹麥和挪威。在五月中旬，德軍侵入波蘭，比利時和盧森堡。五月二十一日德軍達到海峽，把佛蘭德斯地方的盟軍切斷了。到五月底，英軍從敦克爾克撤退，從法國退到英國。六月中間巴黎陷落。六月二十二日，法國向德國投降了。

這樣，希特勒就撕碎了和英法兩國共同宣佈的關於互不侵犯的一切宣言。

這表示綏靖政策，拋棄集體安全的政策，和孤立蘇聯的政策，已全部失敗。

如此很明顯的看出：英法兩國，由於孤立蘇聯的原故，已破壞了愛好自由的各國的統一戰線，削弱了它們自己，反使它們自己陷於孤立的地位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德軍佔領了保加利亞。

四月五日，蘇聯和南斯拉夫簽訂了互不侵犯公約。

同年的六月二十二日，德國進攻蘇聯。

義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和芬蘭，參加德國的反蘇聯戰爭。

蘇聯，參加了反抗希特勒德國的解放戰爭。

歐美的不同階層的人士，對於這一件事，抱着不同的態度。

被希特勒奴役的各國，鬆了一口長氣，因為他們確信，希特勒必然要被「東」西兩個戰場夾攻了。

法國的統治階層，充滿了惡意的喜歡，因為他們確信不疑，以為立刻功夫「俄國就被擊潰」的。

美國參議院的著名議員，現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德國進攻蘇聯的第二天說過：

「如果我們看到德國勝利，我們就應該幫助俄國，如果我們看到俄國勝利，我們就應該幫助德國，這樣子好使他們盡量的互相廝殺」。（註卅七）

當時的英國飛機生產大臣，布拉巴松，於一九四一年，也發表過類似的言論。他說：就英國而論，東戰場戰鬥的最好的結果，便是德蘇兩國互相消耗，結果英國就能够取得支配的地位。

這些言論，無疑的表現出英美反動階層的立場。

然而，英美兩國絕大數的人民，是贊助蘇聯的，他們要求和蘇聯團結一致，以便順利的對希特勒德國鬥爭。

一般人相信，英國首相邱吉爾氏就會反映出這些情緒，他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說

（註卅七）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紐約時報」。

的家過：

「俄國人的危險便是我們的危險，也便是美國的危險，正因為任何一個俄國人爲他國而鬥爭的事業，也就是世界上每一角落的自由人類和自由民族的事業……」

在美國，羅斯福的行政機關，對於蘇聯也採取類似的立場。

爲反抗希特勒德國而形成的英、蘇、美聯盟，就這樣奠定了始基。

反希特勒的聯盟，爲自身規定的目標，是要粉碎希特勒政權和解放希特勒德國奴役的各國。儘管在同盟國家的思想與經濟制度方面有所不同，而英、蘇、美的同盟變成了參加反希特勒主義解放鬥爭的各國強固的同盟。

當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國之間對於某些問題也是有爭論的。例如，衆所周知，在開闢第二戰場，同盟國的義務，它們彼此之間的道義上的責任這些主要問題方面的爭論，是多麼的具有意義。

歷史的偽造者和各式各樣的誹謗者，抓住這些爭論，拚命違反顯著的事實來證明：蘇聯在反希特勒侵略的鬥爭中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忠誠而信實的盟友。但是，因爲對希特勒德國的聯合鬥爭以及蘇聯在那個鬥爭中的行爲并未提供可作這種指責的材料，他們遂轉向過去，轉向戰前的時期，硬說一九四〇年在柏林與希特勒「談判」期間，蘇聯代表採取着毫無信義的態度，不是盟國所應有的態度。

他們硬說：在柏林『談判』期間，曾就毫無信義的『分割歐洲計劃』、蘇聯對『蘇聯以南直到印度洋』的領土要求，關於土耳其，伊朗，保加利亞的『計劃』，以及其他問題進行討論，並且獲得協議。爲着這個目的，誹謗者利用德國各大使和其他希特勒的官員們的報告，各種的備忘錄，和德國關於某些『議定書』的草案，以及其他類似的文件。

當時，在柏林的實際情形是究竟怎樣呢？必須說到一九四〇年的所謂『柏林談判』，除了莫洛托夫報聘里賓特洛甫的兩次聘問莫斯科之外，實際上什麼也沒有。所舉行的會議，主要是關於蘇德的關係。希特勒極力想把這些會談變爲德蘇兩方締結廣泛協定的基礎。蘇聯方面，恰恰相反，却是利用這些會談，刺探德國的情形，無意於和德國締結任何協定。在會談過程中，希特勒曾主張蘇聯應該佔領西部伊朗和英國在伊朗的油田，以便獲得一個通往波斯灣的出路。他又會說，德國可以幫助蘇聯來解決它對土耳其的要求，包括修改有關海峽的蒙特婁條約在內的問題。他一方面完全忽視伊朗的利益，一方面却謹慎地保護土耳其的利益，顯然將後者視爲他現在的，或者無論如何是未來的盟友。至於巴爾幹各國和土耳其，希特勒則把他們視爲德國和義大利的勢力範圍。

蘇聯政府從這些會談中得出下列的結論：德國並不重視她與伊朗的關係；德國並未與英國緊聯，亦不打算與英國聯繫，這就是說，蘇聯可能已經不相信英國反希特勒德國了；巴爾幹各國已經被收買，而且已經變爲德國的附庸（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已經像捷

克一樣地被奴役或者像希臘一樣的正在被奴役的途中；南斯拉夫是巴爾幹惟一可以信賴，作為未來反希特勒盟邦的國家；土耳其已經與希特勒密切聯繫，或者打算形成這種聯繫。

蘇聯政府得到了這些有用的結論之後，它就決不再恢復有關這些問題的會議了，儘管里賓特洛甫一再地提起這件事。

由此可見，蘇聯政府探測希特勒政府立場的情形就是如此，其結果並沒有而且不可能達成任何一種協議。愛好和平國家對敵人的立場進行這樣的刺探是可以允許的嗎？毫無問題，這可以允許的，不但可以允許，而且有時這還是直接的政治的必需哩。這樣的刺探，更需要得到盟國的與聞和同意而進行，而且也必需將刺探的結果通知盟國。可是，那時候，蘇聯沒有盟國。他是孤立的，而且不幸得很，也沒有個人可以和他分享刺探的結果。

必須說明：雖已在戰時，在英美蘇反希特勒同盟組成以後，英美的代表也會進行過類似的對希特勒政府立場的刺探（雖然嗅覺有點遲鈍）。這可以從蘇軍在德國函獲的文件中看出來。

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看到，一九四一年的秋季，以及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英國和德國的代表，其後是美國和德國的代表會隔著蘇聯在里斯本和瑞士就對德議和一事進行談判。

這種文件之一——德國外次魏薩克報告書的附錄——就曾詳述一九四一年九月間在里斯本舉行的這類談判的經過。這個文件表明：九月十三日，英軍的一名軍官，其後又是議會議

員貝佛布魯克勳爵的兒子艾特肯，代表英國，曾和一個由德國外交部授權的匈牙利人，古斯達夫·豐·科埃佛，舉行會談。這可以從德國駐日內瓦總領事克勞埃爾寫給德國外交魏薩克的一封信中看出來。

在談判過程中，艾特肯直接地提出這個問題：『難道不能在即將來到的冬季和春季在幕後討論議和的可能性嗎？』

其他的文件，則說起美國政府代表和德國政府代表於一九四三年二月在瑞士舉行的談判情形。在這些談判中，美方是由美國政府特派代表阿倫·杜勒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兄弟）當代表的。他用『布爾』的假名，並且執有『白宮方面的直接訓令和權狀。』他的德國對手是霍森洛爾親王，這個人與希特勒德國統治人士有密切關係，他充當希特勒的代表，並且取用『保羅』這個假名。含有這些談判之綱要的文件，原屬德國保安隊（S D）所有。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來，談判會涉及有關奧國、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等重要問題，而且——特別重要的——涉及與德國締結和約的問題。

談判時，杜勒斯（布爾）說：

『將來，像德國這樣的國家由於不公平和貧乏而被迫訴諸絕望的實驗和英雄主義的這種局勢，決不容許再發生了。德意志國家必須作為一種秩序和復興的因素而繼續存在。德國的分裂或是奧國的分離，都是談不到的。』



義及關於波蘭，杜勒斯（布爾）說：

「……使波蘭向東擴展，并保存羅馬尼亞和強大的匈牙利，以建立布爾什維克主  
泛斯拉夫主義的防線，此種方針必須予以支持。」（註卅八）

談話的紀錄繼續：

「布爾先生多少已經同意以廣大的地區為基礎的歐洲的政治與經濟的組織，假定聯邦的  
大德國（類似美國）以及毗連多瑙河的聯盟，將是中歐與東歐秩序與復興的無上的保證  
」（註卅九）

杜勒斯（布爾）也會說：他完全承認德國工業要在歐洲起領導作用的要求。

必須指出：英國和美國進行這種刺探，并未使他們的盟邦蘇聯與聞其事，或是得到他的  
同意，而且關於這種刺探的經過，并没有通知蘇聯政府，甚至也沒有用事後情報的方式通知

這就是說，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在這件事情上，是企圖與希特勒進行個別和平談判的

英美兩國政府的這種態度，顯然祇能被視為違背它們的同盟責任和同盟義務方面最基本的

（註三十八）德國檔案文件中的「保羅與布爾先生的談話記錄」。

（註三十九）見上述文件。

的要求。

所以由此可見，歷史的偽造者指摘蘇聯「不誠實」，乃是想嫁罪於人。

毫無疑問，歷史的偽造者與其它的毀謗專家是知道這些文件的，如果他們將這些文件隱瞞着大眾，如果他們在毀謗蘇聯的運動中對這些文件保持緘默，這就是因為他們懼怕歷史的真實，像懼怕瘟疫一樣。

至於關於開闢第二戰場的意見的分歧，則反映出對於同盟國彼此之義務的觀念的不同。蘇聯人民認為：如果一個盟國有了困難，大家就應該用一切可用的方法幫助他，大家不應該將盟國當作臨時的同路人看待，而應該作為朋友看待，應該慶幸他的成功和它日益增強的實力。英美的代表不同意這種意見，認為這種道德太天真了，他們受着一種觀念的指導，認為強大的盟國是危險的，認為盟國的增強不關他們的事，認為與其有個強大的盟國，不如有個弱小的盟國，然而，如果這個盟國逐漸強盛超過了限度，就應該立刻將它削弱。

每一個人都知道，在一九四二年六月的英蘇與蘇美公報中英美都負有及早於一九四二年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義務。這是一個莊嚴的諾言，而且可以說是盟誓，應該准時予以實現，以便在戰爭初期中担负了抵抗德國法西斯主義之全部責任的蘇聯稍微輕鬆一下。然而，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這個諾言無論是在一九四二年，或是一九四三年，都沒有實踐，儘管蘇聯政府會幾次宣稱：蘇聯不能同意第二戰場的遲遲不開闢。

關於延宕開闢第二戰場的政策，并不是偶然的。這是由於英美那些反動人士的希望所造成的，他們在對德戰爭中追求着他們自己的目的，與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解放戰爭的目的并不相同的目的。他們計劃并不需要德國法西斯主義徹底失敗，他們關心於破壞德國的威力，而且主要的是關心於消滅作爲世界市場上之危險的競爭者的德國，以遂他們狹隘的自私目的。然而，他們全不想將德國和其他國家自反動勢力統治下解放出來，這些勢力乃是帝國主義侵略和法西斯主義永久的源泉，他們也不想實施根本的民主改革。

同時，他們一心以爲蘇聯勢必被削弱而且消耗殆盡，以爲由於進行了消耗性的戰爭的結果，蘇聯必將有一段很長的時期失掉作爲一個強盛大國的重要性，而且在戰後必將變爲依附英美。

蘇聯當然不能認爲這種對盟國的態度是正常的。

蘇聯在盟國間的關係方面所奉行的政策，却與這種政策相反。它的政策的特點，在於他始終無私地貫徹地而且忠實地遵守他的保證，在於隨時準備給與它的盟邦以同志般的援助。在上一次大戰期間，蘇聯對於他國，對於向共同敵人鬥爭中的自己的親密同志們抱着這種真正盟友的態度堪爲楷模。

這裏就有這樣的一個事實。

記得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尾，希特勒會在西線亞爾丁地區發動攻勢，突破了防線，並將

英美的軍隊置於困難的境地。按照同盟國家看來，德國人是希望向列日方向進攻，以擊潰英國的第一軍，並為盟國安排一個第二次的敦克爾克，以便把英國逐出戰爭之外。

關於這一件事，溫斯頓·邱吉爾特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給了斯大林下面的一通電報：

『西方的戰爭非常嚴重，隨時都需要最高統帥部作重大的決定。你從你的經驗中可以知道，當暫時失掉了主動性之後，必須保衛廣大戰線的時候，這種情形是多麼令人焦急。艾森豪威爾將軍極希望而且極需要大概地知道你的計劃如何，因為，這顯然對於所有他的和我們的主要決定是有影響的。昨晚據報，我們的特使，泰德空軍元帥，因為氣候不佳而阻於開羅了。他的行程并非由於貴國的過失而就擱太久，在他還未到達貴國的時候，如果你能告訴我這一點我將感說不盡，即：我們是否可以指望俄軍於一月間在維斯杜拉河一線，或是你能見告的任何別處發動大攻勢。我將決不把這個最機密的情報告知任何人，祇在極端祕密的條件下告知布魯克大元帥和艾森豪威爾將軍。我認為這個問題極為緊急。』

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斯大林給邱吉爾下列答覆：

『我在一月七日晚收到你的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的信。

『很不幸，泰德空軍元帥還沒有抵達莫斯科。

『利用我們對德國砲兵與空軍的優勢是很重要的，爲了這個緣故，我們必需空

軍所必要的晴朗天氣，和沒有妨礙砲兵瞄準射擊的低霧。我們正在準備攻勢，可是，現在的天氣并不有利於我們的攻勢。不過，鑒於我們盟軍在西線的形勢，最高統帥部已決定急速地而且不管天氣怎樣來完成於一月下半月以前在中部戰線全線發動進攻德軍的大規模攻勢準備。你不必懷疑，我們將盡一切可能來幫助我們盟國光榮的軍隊。」

邱吉爾於一月九日給斯大林的答覆寫道：

「我對你的激動的來電，深表感激。我已把他轉交艾森豪威爾將軍單獨閱讀。願一切好運依賴着你的高貴的冒險。」

蘇軍最高統帥部爲了要趕辦對西部盟軍的援助，決定把蘇德戰線對德軍發動攻勢的日期從一月二十日改到一月十二日。一月十二日，蘇軍在波羅的海到喀爾巴阡山的延長的戰線上發動了偉大的攻勢。一百五十師蘇聯軍隊靠着大量大砲和飛機的支援，行動起來了。他們突破德軍戰線，使德軍潰退了數百公里。

一月十二日，西線的德軍，其中爲了發動又一次攻勢而配置的第五和第六軍機械化部隊都停止了他們的攻勢，而在五六天之內，都從西線撤退而到東線去應付進攻的德軍。德軍在西線的攻勢失敗了。

一月十七日，邱吉爾寫給斯大林道：

「我對你的信深表感激。而且因爲你對泰德空軍元帥有良好印象而極爲喜悅，我代表帝國政府，對你表示衷心的謝意，并向你已在東線發動的巨大攻勢致賀。

「現在，你無疑的已知道艾森豪威爾將軍的計劃，和它被隆斯達德的掠奪攻勢所延宕的程度，我確知全線的戰鬥是連續的。蒙哥馬利元帥統率的英國第二十一軍，已於今日在羅蒙特以南地區開始進攻。」

關於蘇軍的這次攻勢，斯大林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向蘇軍發表手令說：

「本年一月，紅軍在從波羅的海到喀爾巴汗山予敵以重大無比的打擊。在一千二百公里的全線上，它突破了德軍構築多年的強大防線。在攻勢中，紅軍以其快速和精巧的行動，使敵人潰退得比我們冬季攻勢的勝利所得的最初結果更遠。他們阻遏了以奪取比利時和阿爾薩斯爲目的的德軍冬季攻勢，使我們盟國的軍隊能發動對德攻勢，因此使他們在西線的攻勢和紅軍在東線的攻勢會合起來。」

斯大林就是這麼幹的。

真正的盟國在共同鬥爭中就是這麼幹的。

這些全是事實。

自然，歷史的偽造家和毀謗家之所以被稱爲偽造家和毀謗家，就因爲他們毫不

尊重事實。他們甯願空談和毀謗。不過，沒有理由懷疑，這些先生們結果將不得不承認那衆所周知的真理，就是，空談和毀謗要死亡，而事實永存。

(蘇聯情報局)

✓  
48.4  
32